

我的父親

許銘昌中將

· 許志傑 ·

父親是一位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意志力極強的人，對國家而言，他是個稱職的好軍人；但是對家庭而言，他自認為不是個好的父親。

自我有記憶以來，除了後來在國防部任常務次長及空軍總部任副總司令這兩段期間之外，我很少與他相處。小時候他曾在先總統蔣公身邊擔任空軍武官，經常發生整個官邸眷村的男主人突然不見人的情況，一直到半個月後，才得知他們陪先總統蔣公去了外地，若是去了金門，就要等回臺灣才會有消息。後來在部隊裡，他平均兩週才會回家休假兩、三天，所以我年幼時對父親是比較陌生的。

青少年時期的我因不了解父親工作的辛苦及危險性，只覺得他難得休

假回家，除了休息之外，都是板著臉，有時候我陪母親到基地探望，他也總是在忙，除了早餐或偶爾有機會一同用餐外，幾乎見不到人。隨著他的職位越來越高，本來就不多見的笑臉，也就更少了。後來我出社會工作了，才了解職場上所帶來的壓力，確實會令人笑不出來、喘不過氣。然而，和他的壓力相比，我的工作壓力尚不及十分之一。慢慢的，我能夠體諒父親那嚴肅的臉孔。一直到民國八十三年他退休我成家有了孩子之後，我才發現他也有慈愛的一面，對於孫子及孫女的慈愛也讓我發現父親老了，不再像從前在部隊時那麼的嚴肅，我們父子間的隔閡也才逐漸消融。

印象中的父親很堅強，是打不倒

的戰鬥機飛行員，除了祖父母過世時見他落淚外，我只有看過他掉淚兩次，都是爲了空軍同袍的辭世，一位是故空軍總部副參謀長林隆獻，另一位則是故參謀總長沈一鳴。從前在臺南飛雁新村，林隆獻叔叔與我家是鄰居，父親一直很看好他；沈一鳴叔叔則是父親在七聯隊任職時，要求他留在臺東志航基地擔任飛行教官的，對於兩位叔叔的辭世父親非常痛心、也非常不捨。

後來父親罹患大腸癌，與病魔纏鬥了五年多，歷經了三次手術及兩次化療，一直到他辭世，我從來沒有聽他喊過一聲疼。他經常跟醫官說：「我是戰鬥機飛行員，我的身體一定撐得住。」我們一家人都很佩服他的耐力與意志力，辭世前幾天，父親還一直說：「我這輩子值得了，我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空軍，唯獨對志傑太嚴厲了。」





穿著飛行服、意氣風發的許銘昌中將。

父親對我真的很嚴格，為此，我也曾經怨憤不平；然而，經過人生的磨礫與時間的淬鍊，如今的我，終於能體會父親當初的一片苦心。

有些話現在說也許晚了，但是，我仍然決定把它寫下來，因為我相信在天空上的父親一定看的到。

敬愛的父親：

您離開我們已經三個月了，我們全家遵照您的遺願將您個人珍藏的物品轉贈給您最熱愛的空軍大家庭，我們亦在四月十六日至四月十八日攜帶您的軍常服及大盤帽去了花蓮基地、志航基地、空軍官校及臺南基地，以彌補您辭世前，未能再去這幾個基地的遺憾。

您記得嗎？這是我第二次寫信給您，第一次是我在服役下部隊受訓時，我因為訓練太過艱苦，於是寫信至金門向您求救。當時您是金防部副司令官，明明一通電話就可以讓我脫離

苦海的，結果我收到了您的回信，斗大的四個字「好自為之」。於是我咬著牙撐過了嚴苛的訓練，您果斷的在我入伍時就完全斷掉了家中的經濟來源，您的理由是服役了有薪水可以過活。在外人眼裡，我是個獨生子，爸爸又是個將軍，當兵服役應該是輕鬆愉快的，但是您知道嗎？我服役比一般義務役還辛苦，因為我不能丟您的臉，我要證明給您看，我不是個嬌生慣養的官二代。

退伍後進入社會工作，您耳提面命要求我不准用到您的人脈或關係。我做到了！在飯店住宿業我闖出了自己的天空，現在我也為人父了，也會出您當初的用心良苦。我的孩子們我也會依照您的教育方式教育他們，孩子們也都知道為人處事最重要的是要清廉，他們也都知道您一輩子是乾乾淨淨的，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空軍，我們都以身為您的子孫為榮。

您離開我們已經三個月的時間了，我們經常到您的房間想您，經常看著您從前的照片，經常聊起您。

五月十二日上午已經將您珍藏的物品轉交給空軍司令部，希望您的空軍後輩們可以藉由您的事蹟能和您一樣，甚至超越您。



著照愛這片土地和這個國家的許銘昌中將，他知道自己的父親深深愛著空軍、愛著這片土地和這個國家。

將您安排在碧潭空軍公墓是因為從前您每年都會去看看老長官、老同學及老部屬，相信這樣的安排您應該會很開心。

我想代表全家跟您說，我們都很想您，也請您放心，我們都會遵照您的家訓要愛國家、要清廉、要好好的做人。

也許您覺得您對家庭、對我付出的不夠多、也不夠好，不是個稱職的好父親；但作為父親，您好不好，是我這個兒子說得算。最後，我想對您說：爸！我的好爸爸，能當您兒子，是我的福氣，我會努力帶著您的教誨，愛國家，重清廉，好好做人，並且和您一樣，做個好父親的。

兒 志傑